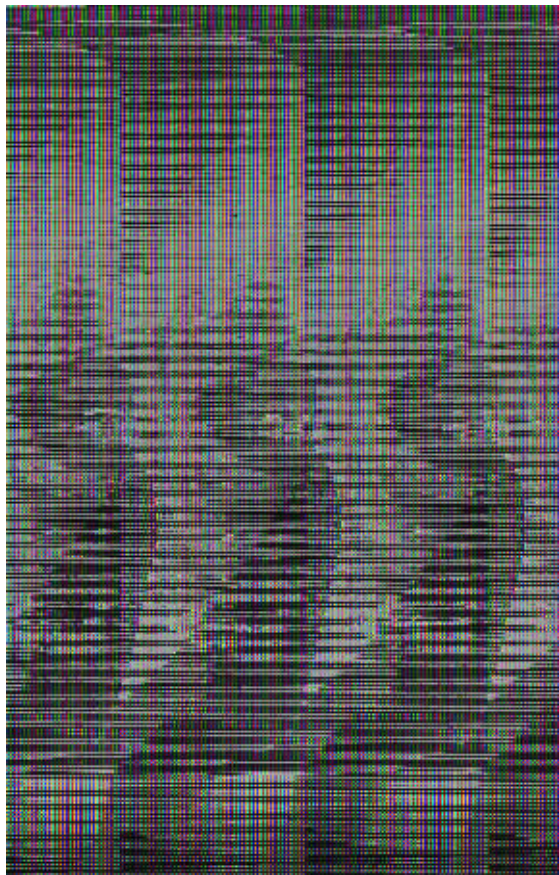


刘晓庆又放豪言—— 我根本就不老



2月27日上午，影视“大姐大”刘晓庆出现在郑州，为某整形医院的开业典礼剪彩，活动结束后接受《齐鲁晚报》记者采访时，刘晓庆谈笑风生地表示，媒体说她“不服老”不正确，因为自己“根本就不老”。

悠闲候场没架子

刘晓庆给大家的印象永远是女强人，换过这么多男友，也结婚离婚过，大家都把前几段感情的失败归结于刘晓庆的强势。但是记者面前的她，就是一个成熟自信的女星，以往的是是非非，似乎都没有发生过。

参加活动的时候，刘晓庆装扮得不夸张，她着粉红色带亮片的毛衣，搭配了一条怀旧

风格的黑裙子，时尚的女记者们议论说，这裙子是上世纪80年代的风格。剪彩仪式安排得比较靠后，刘晓庆和主办方的领导们一起早早出来，在一旁看演出。相比一些年轻女演员参加活动时屡屡爆棚的场面，现场围聚的一二百人没有出现狂喊、拥挤的场面。刘晓庆就站在嘉宾堆里安静地等待，一点儿也没有大腕的架子。剪彩结束后，很多影迷歌迷找到了机会和她合影，兴奋异常。配合医院的公益项目，刘晓庆还愉快地和两位被毁容的青年合影，祝他们手术成功。

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，刘晓庆心情非常好。现场麦克风出了问题，她就干脆不用了，提高嗓门回答记者的提问，还给记者们开开玩笑，“打打太

极拳”。

不坐上轮椅就不服老

不久前，媒体报道刘晓庆今年56岁，她说自己53岁，无论怎样，刘晓庆在影视界被看成是一棵“常青树”。听多了媒体问她有关保养的事儿，她笑了：“你们的标准跟我的不一样，你们是不是想让我鹤发鸡皮的才行啊？你们转着圈地问我也不知道，你就是想问，你怎么还不服老啊？我根本不用服老，因为我根本就不老嘛！我觉得我还不到必须整容的时候。不坐上轮椅上，我就不服老。”

刘晓庆一直很忙，最近先是录制北京电视台的春晚，又在北京演了几场话剧《红与

黑》，再去河北廊坊参加演出，实在忙得不轻。感觉累她也不打算给自己放长假，“最近我比较累，马上就要去《红袖》剧组参加拍摄，我出演主人公红袖。”

性格成就命运

很多年前，刘晓庆就说过“做人难，做女人难，做名女人更难，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”，“我就想做中国演员之最，不然，这辈子就白活了”，“每一分钟都要用来挣名挣利”的慷慨之言。经过不懈努力，她履行了她的豪言壮语——她是“文革”后中国电影界第一个公开离婚的女明星；当“走穴”之风兴起时，刘晓庆率先加入到走穴大军中去；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，不甘人后的刘晓庆纵身跳入商海；2002年，她被查处偷漏税上千万元，结果遭受重罚，在监狱中度过了一年光阴。当然她更是中国得奖最多的女演员，凭借《芙蓉镇》、《原野》和《春桃》，刘晓庆连续三次在中国电影百花奖上封后，这在中国电影史上也是空前的奇迹。

回望自己的人生，刘晓庆说这些源于自己的性格，“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，我努力做好自己就是了。我要求自己每个状态下都美丽，但我不一定能做到。我对我的性格很满意，我会坚持做我自己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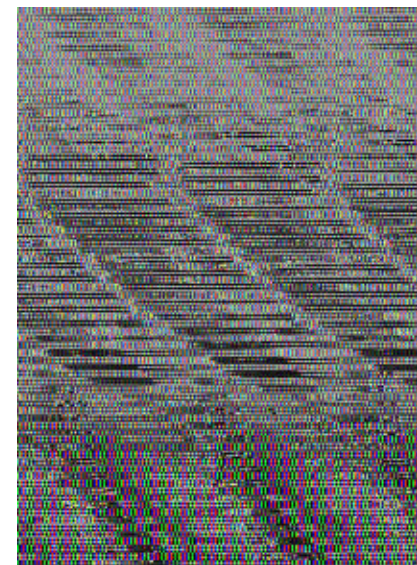
美不美我不知道

自从1979年成功出演电影《小花》起，刘晓庆从影近三十年中，塑造了许多美丽的银幕形象，但是她认为那说明不了自己就是美丽的，“刚拍电影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自己的形象不是很好，你们看到的美是电影角色的美，不是我的美。我美不美我不知道。”尽管这次活动是被美容整形医院请来的，但她

说自己从不做整容，以后也不会做，“我甚至连护肤都不做，更不敢在身上、脸上刀光剑影地收拾。别人让我写一本关于保养的书，我写了个开头就不写了。以前我对整容不接受，有很大抗拒，后来我成了广州一家整容机构的代言人，慢慢也就接受了。中国人有钱了，想更美一些没啥错。”

她说自己根本就没有保养的秘诀，因为患有胃病，也不敢乱吃补品，只是特别爱做运动，“我从小就在四川体育学院，父母一个是系主任，一个是附中的校长，从小我就爱运动。就是现在，要是有一个好的比赛和一个好的电影，我肯定要去参加比赛。”她说自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少生气，生气也不会超过三分钟，这对健康很有益处。

(郝东智)



孙红雷： 强势不是与生俱来 做明星很容易

2月25日，孙红雷在电影《梅兰芳》中安。”
的戏份儿全部杀青。

奖项 “为了得奖拍片，很愚蠢”

《蒙古王》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，孙红雷“意外”成为本届奥斯卡提名中硕果仅存的华人。对于这样的结果，孙红雷说“来得太突然了”，而对《蒙古王》拿奖，孙红雷更是“真不敢想”了。不过，他认为拍摄《蒙古王》本来就不是冲着电影节得奖而去，“如果为了迎合电影节而拍片，那是愚蠢的。”

这部如今名声在外的电影，在拍摄过程中可谓悄无声息，基本只有孙红雷的影迷网站上有零星的消息传出。据孙红雷回忆，拍摄的过程并不轻松。“出了很多事情，我们的杀青戏是骑马打仗，可是拍之前突然发现那些马的马蹄都被砍了。”突发状况还有不少，但孙红雷和剧组所有的工作人员一起坚持了下来，“可以说是一种电影精神让我坚持到了现在。这部电影耗费了导演三四年的心血，在新疆拍摄的时候，我们感觉到自己在拍的这部电影，没有受到所谓主流电影潮流的影响，拍得很纯粹。”

跟俄罗斯老导演谢尔盖·博德罗夫合作，对孙红雷而言是一件相当有意思的事情。“跟国外导演合作是次学习的过程。想去奥斯卡，也是想见一些想合作的导演，像是昆汀·塔伦蒂诺……”不过，孙红雷最想合作的导演还是李安，“我看了《色·戒》，太棒了！如果昆汀和李安只能合作一个，我肯定选李

身份 “做明星其实是件很容易的事情”

孙红雷的外形决定了他起点就是“实力派”。但在他眼里，“做明星其实是件很容易的事情。只要愿意做一些我不耻的事情，比如说炒作。”

娱乐圈如今的状况，让孙红雷不能只是纯粹地做个演员。“其实我有时候很不喜欢做演员的状态。”说这句话的起因，是孙红雷谈起自己很喜欢逛上海的小店。“小店有很多有个性的东西！”但孙红雷很难安静地逛小店，“经常是我走进一家店，还没看我要的东西，我就被旁边的人当‘货品’一样仔细地端详了起来。”偶尔还好，但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他形容“真是挺痛苦的”。“所以现在一般会先让助理先去小店逛，看到好东西了回来告诉我，我直接过去买下。但这样，少了很多逛街的乐趣。”

性格 “不希望给人很霸道的感觉”

“以前我不管工作还是生活，都是一个很拼的人，常常给身边人营造很压迫的感觉，甚至很多人到我家做客，都会觉得压抑。”开始检点自己的行为，孙红雷说他不希望导演和工作人员跟他在一起工作时觉得不自信，“我不希望给人很霸道的感觉。其实我很尊重每一个工作人员。只是以前，我执著在自己

对表演的一些见地上，没有发现其实身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华。”

孙红雷回忆说，其实他性格中的强势并不是与生俱来。“小时候我也很顽皮，就像现在我在《蒙古王》现场跟导演开玩笑。”但小时候家中遭遇的变故让孙红雷有了改变。“那时候我爸爸是大学的哲学系教授，妈妈却

只是个农民。我还记得有一天，造反派来抄家。我妈妈非常冷静地端了一盆洗脚水坐在那里，很严肃地跟进来的人说，你们随便找，找到任何东西，我跟你们走。”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感染了母亲的强势，也可能是小时候家中特殊的遭遇造成的逆反心理，孙红雷说长大以后，他就很注重自我保护。

表演 “我追求一种‘真’”

在《梅兰芳》中，孙红雷饰演的是梅兰芳的好友邱如白。尽管不是第一男主角，但孙红雷自言他的戏份儿一点不比黎明少。“我是全剧组最后一个杀青的演员。等到黎明都走了，我还得接着拍。”

从拍摄时间上，固然是辛苦，但从个人感觉上，孙红雷却非常享受《梅兰芳》的拍摄。“以前演戏，我总是不给自己和对手留余地，经常镜头里看起来是张力十足的演员，可私底下会很孤僻。但这一次和陈凯歌导演合作，他教了我一点：在表演前先想一下，你的动作、语言是不是剧中人物的？”

在《梅兰芳》中的表演，孙红雷自言是希望有所突破，“我追求一种表演的‘真’。我不知道观众看的结果怎样，但我自己演得很过瘾。我和陈凯歌导演这次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常常是一条拍完了，就走到暗地方静静地抽烟。15分钟一句话不说，但我们都知道，彼此都在从刚才那场戏里的情境中慢慢走出来。”

(刘嘉琦)

